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映射火焰（四）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映射火焰（四）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conspiracy-of-cells-of-fire-mapping-the-fire#toc32> &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7522274>

nightfall.buzz

本文不代表译者立场，仅供参考用
Davide Delogu

我向”火细胞阴谋”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问候和强烈的声援，他们正在有力而坚定地处理和发展正在进行的社会战争中的冲突。同志们正在进行的革命实践是对不断重申将要采取的轨迹的特点的重要贡献。

我完全同意对国际协调的继续革命化增长的分析 and 行动，以便这种能力能够以粉碎性的策略放在存在者面前，永远在各地运动。为了革命的国际阵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只能加强要进行的关系和项目性。愿 CCF 的号召能激发起义之火的动力，复仇之铅，在斗争的兄弟情谊及其破坏能力中的该死的炸药!

属于我们的实践体现在我们的存在和直接行动中，任何法庭、任何镇压方法，无论它在时间上变得多么微妙，都无法阻止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之火，它一直在无休止地燃烧着。在这一切的强化下，让我们让监狱墙壁被炸成碎片的声音成为可能，让被绑架在敌人牢房里的同志们得到真正的解放，作为革命项目付诸行动的存在性爆炸的主要目标之一

献给不放弃并继续攻击真正的统治工具的 CCF 的勇敢战士们，他们通过激怒关押他们的牢房来展示对自由的战斗激情。我表示并支持不断反抗的不可动摇的团结纽带! 同志们，给你们一个兄弟般的颠覆性拥抱，一起攻击那些把我们关起来的矩阵。让我们巩固已经开始的工作!

CCF 现在自由了! 我带着叛乱的怒火，向你激情致敬! 你是我的朋友。

Davide Dalogu

2011 年 10 月 30 日

P.S. 根据司法部门的计算，我将在 2027 年获释。对我的主要指控是谋杀未遂，要判 12 年。在这个由国家及其仆人强加的死亡时期，有必要成为斗争的一个积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试图以项目的方式与所有抵抗战士一起拍摄目前的监禁状况。

对于所有的同志，我目前被拘留的监狱的地址是。

Davide Delogu, Carcere di Buoncammino, Viale Buoncammino19, 03123 CAGLIARI (SARDINIA), ITALY

弗朗西斯科-潘乔-莫雷诺

同志们

我从智利的一个监狱里发出这些话。在向你们通报我在监狱中的非人状况之前，我向你们这些自由思想者和反叛者表示充分的支持和声援。我们必须在这场斗争中保持团结，通过处理强大的街头鼓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无形地升起他们的叛乱火焰，从而打破孤立的局面。

我希望这些话能对他们站稳脚跟并哺育他们不屈不挠的灵魂有很大帮助，他们有勇气对抗国家/资本及其所有盛行的”秩序”。

我们容易被监禁，因为我们选择做自己，过一种没有枷锁的生活，不受专制权力的支配。我们不惧怕与众不同，是有觉悟的、自豪的个体，毫不犹豫地向着压迫者宣战。

制度上的残暴并不能削弱我们，压迫会产生反抗。他们可以把我们关在这些活人的坟墓里，狱卒可以试图羞辱我们，但不成功，资产阶级新闻界可以用他们的武器来削弱我们，制造”舆论”，有缺陷的检方试图用他们的”示范性判决”来恐吓我们。但他们永远无法满足我们对自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是由我们的忏悔所证明的。

拘留

而今天的情况是令人震惊的，整个国家领土上都出现了街头叛乱。

人们普遍感到不满，对统治阶级的否定与日俱增。

有权势的人从一切可能中获利……用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汗水。

我们的血。

7月14日，我积极参加了战斗行动和街头鼓动。我戴着头罩，以警察混蛋的暴力压迫的形式抵御恐怖国家。

第二天，我被正式确定为三条罪状。

运输莫洛托夫鸡尾酒

一个穿制服的混蛋受到”严重”伤害。

另一个穿制服的混蛋受了轻伤。

我被”自由”释放了，因为没有什么证据，对我的陈述也有矛盾（同一批猪是警察的证人）。现在开始了权力的阴谋，资产阶级新闻界有一个完整的电视节目，用他们的枪，把社会反抗定为犯罪，每个参与的人都为此感到自豪。很明显，政治阶层也想成为电视节目的一部分。总统和他们的傀儡出现在摄像机前，成为操纵的一部分。他们对把我留在街上而不是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留在监狱里表示不满。于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又一次受到了有缺陷的司法程序的影响，他们决定从7月22日起在监狱里给我一个”惊喜”。此外，对我的指控被重新分类，现在我被指控为谋杀未遂，这显然增加了监禁的年限。

我在这些地牢里遇到了敌意，狱卒（卑鄙的寄生虫）赚取他们的脏钱，试图羞辱我们，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同志，我们的目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没有打击消除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反权威思想。

我们被打击了，试图在我们身上制造一种令人厌恶的日常行为，相信他们可以让我们”洗脑”，让我们出来服从权威。白痴，他们

兴趣，我不想与我的敌人签订任何合同（或妥协，你们的选择），我也不想向”公众舆论”道歉，这个公众舆论看着并容忍每天的苦难和成千上万的人被消灭，但对两名女警察的死亡感到不满，当我们开枪时它认为我们是杀手，当警察杀人时它说”正义正在发生。”

克劳迪奥现在称自己为叛乱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一种战斗的态度，这使他付出了几个月的隔离、纪律处分转移等代价，但他也用他的著作作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叛乱倾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声援囚犯反对 FIES 政权的斗争中，2000年发生了几次燃烧和爆炸袭击（如米兰大教堂的炸弹爆炸失败），但主要是向法官和记者发送包裹炸弹，克劳迪奥作为这些行动的”煽动者”和”思想者”成为镇压目标。

译者：本文中提到的《太阳依旧升起》的原文链接

<https://nightfall.buzz/library/fire-cells-conspiracy-the-sun-still-rises>

工，同时越来越多地参与 Autonomia Operaia 运动，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和与警察发生的大规模冲突。1978 年初，他与他最亲密的战友共同创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无产者武装争取共产主义”（Proletari Armati per il Comunismo-PAC），该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摧毁监狱和声援被监禁的战友。

该小组将进行几次反对狱警、狱医等的行动，最终从弗罗西诺内（意大利南部）监狱释放 2 名同志。后来他将加入 *Comunisti Organizzati per Liberazione Proletaria- COLP*（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解放的共产主义者）。克劳迪奥将面临许多逮捕、拘留和定罪，包括抢劫、释放囚犯、教唆谋杀（一名警察和一名珠宝商）、谋杀乌迪内监狱的监狱长等，最近一次出庭时克劳迪奥缺席，因为从 1980 年代初开始他就在逃。他继续在法国进行斗争，在抢劫和绑架之后又被定罪和逮捕，直到 1996 年 12 月 18 日，他在科尔多瓦（西班牙）与其他三名同志（两名意大利人和一名阿根廷人）一起被捕，此前他在银行抢劫时与警察发生枪战，最终导致两名警察死亡，一名保安坐在轮椅上，而其他同志受了重伤。

科尔多瓦四人组

马拉加上诉法院对无政府主义者 *Giovani Barcia*、*Michele Pontolillo* 和 *Claudio Lavazza* 进行了判决，他们已经在 1999 年 9 月被判处 11 年徒刑，因为 1996 年 12 月在意大利副领事馆发生的事件。三个戴着头巾的人监禁了领事和一名雇员，向被马里尼法官（对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提出虚假指控的法官）监禁的意大利囚犯发出了声援的信息，然后他们带着护照和一些钱逃跑了。这三个意大利人因此被定罪，以及之前的银行抢劫案，克劳迪奥被判 49 年，乔治和乔瓦尼被判 48 年，米歇尔被判 3 年（后来被释放）。

由于被指控在科尔多瓦和西班牙南部发生的其他 8 起抢劫案，他被判处 50 年监禁（4 名同志的总刑期为 134 年），并被关押在西班牙的特别隔离区（FIES），而意大利的 27 年和法国的 30 年也在等待他服刑。

在对他的案件的审判中，他说” ….. 我无意在这个房间里为我的行为辩护，你们的意见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你们的决定我也不感

所做的只是用更多的力量增加我们的仇恨，让我们的斗争越来越有说服力。我不相信人类为了奴役人类而制定的法律！我不相信。

” 面对聋子的耳朵，新的想法将以反叛的行为驶过。” 打倒监狱的墙壁-叛乱万岁

给你们所有人一个兄弟般的拥抱。不屈不挠的思想。

弗朗西斯科-莫雷诺

渴望自由的政治犯。

2011 年 7 月 24 日，从监狱 *Santiasko 1*。

（英译者：“*Santiasko*” 是圣地亚哥和厌恶的双关语。）

马可-卡梅尼什

伙伴们，亲爱的火之细胞阴谋的同志们，第一阶段。

也许太晚了，肯定太短了，我回应你的召唤，回应你的提议。但我以一颗坚实的心来回应，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永恒时刻。

我以温暖和革命的爱来回应，在我们革命道路的永恒时间里，没有历史，超越任何统治者的虚假故事，在那里，我们几代人在斗争中是唯一永远活着的现在。

我向你致敬并拥抱你，就像我拥抱那些迹象一样，你和其他人以及像我们一样的人的行动和言语的许多勇敢的迹象，这些迹象达到了大约 7000 天的监狱，而没有任何无聊、绝望和遗憾。它们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存在、延续和扩散的标志，在这里，0 或 7000 天的监狱并不重要，因为它们是同一斗争的标志，因为重要的是为生命、为自由而斗争。几年、几百年的监狱生活或我们在战斗中的死亡并不重要。它们重如泰山，但并不重要，因为如果斗争还在，我们就继续活着；我们继续活着，因为死亡或几个世纪的监狱，我们作为自由的女人和男人倒下了，这些我们仍然在。因为谁活下来了，谁就真正活下来了-斗争活下来了-而我们活下来了，是自由让我

们走到一起。因此，我们的反叛精神永远不能回到这个由主人和杀人的盗贼组成的文明的卑鄙和毁灭的奴役中去，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毁灭和剥削的时间。

反叛和起义的精神是一种宁静的精神，是没有时间的精神，因为它生活在由团结构成的连续的现在。团结，顾名思义，就是把几代人连在一起，把努力连在一起，把行动连在一起，把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尽管它们可能是不同的，而且在物质上相距甚远，但它们现在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生活！”。

他们可能会做他们的试验，这只是他们怯懦、恐惧和衰落的标志。他们可以称我们为恐怖分子，这只是我们击中目标的标志，这只是他们在猖獗的叛乱的每一个标志面前失败的标志。叛乱的隆隆声和叛乱的个体，一个接一个，一起表明他们不支持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恐怖、他们的谎言和分裂，几千年来，他们不得不不断利用这些谎言和分裂来继续他们的剥削和统治，继续他们疯狂的全球破坏方式。

团结、爱和勇气给你们这些火之细胞的阴谋的同志们，给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名字，他们想可笑地处理，因为革命斗争不能被处理！

声援、爱和勇气给你们这些无名火细胞阴谋的同志，第二阶段的同志，你们带着革命的攻势和报复，让主人颤抖，所以他们的仆人也颤抖，你们是革命斗争不能被加工的活生生的证明！”。

声援、爱和勇气给全世界的同志们，他们是猖獗的叛乱和组织，将打败每一个权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主人，把生命还给他们，把未来还给他们，把自由还给这个世界。

为了永久的叛乱，直到彻底的解放，无政府主义！

马可-卡梅尼什。
2011年11月，来自瑞士监狱。

笔记：

革命者声援”火之细胞”阴谋的成员！

费德里科-布诺

注：2011年6月14日至15日晚，在意大利多个城市出现严厉镇压浪潮之后，费德里科（Fede）-布诺与马蒂亚-佩蒂特在米兰的兰布拉特区被捕。警察在他们的背包里发现了两个自制的燃烧装置。这两名同志在搜查时没有携带文件，被带到警察总部接受审讯。后来，当他们的房子被入侵并被搜查时，警察一定会拿出更多的罪证。6月15日，他们被指控持有和运输爆炸物，被关押在圣维托雷监狱。他们于2011年7月8日从审前拘留中释放。费德则坚持反司法的立场，在2011年10月10日的审判中否认了任何法律辩护。在法庭上，两位同志都被宣告无罪。费德，自我主义者，与莫里奇奥-德-西蒙（Maurizio De Simone）（或缩写为 De mone）一起参与了塞尔贝罗出版社的项目。在意大利当局于2012年6月13日发起的”大胆”（Ardire）行动中，塞尔贝罗出版社的编辑们被起诉。2012年9月1日，费德里科-布奥诺宣布，根据一项名为”托尔”的新镇压行动，他受到进一步起诉的威胁，罪名是”颠覆性结社”（意大利刑法第270条之二），涉及发生在拉文纳市的直接行动。

Claudio Lavazza

克劳迪奥通过个人信件回应了”火之细胞阴谋”的国际声援呼吁，欢迎并支持被监禁的同志们。在被监禁期间，他写了自己的自传，这是他对像这样的国际团结项目/运动的贡献，并且已经以西班牙语出版。为了这本小册子，克劳迪奥写信给我们，我们可以使用从他的书中选出的任何作品。我们认为，促进国际团结和无政府主义暴动的最好方式是出版希腊语的所有同志的自传！这是一个漫长的项目，一些同伴正在努力，我们期待着它的发布。

克劳迪奥-拉瓦扎传记

Claudio Lavazza 于1954年10月4日出生在米兰附近的Cerro Maggiore村。从15岁起，他开始在米兰的工业部门做

’ 真正为事业工作的人的无情逻辑在任何导致这一事业成功的事实面前都不能停止，特别是在那些能拯救它并避免其毁灭的事实面前。

在模糊的确信面前’ 不停止’，不建立自己的经验的衰减，拒绝扮演’ 系统’ 的受害者角色。

在这里，” 火之细胞的阴谋” 的成员带来了他们的经验。

如果” 和” 但是” 的领域被革命力量进行的破坏性行为所扫除，使任何社会适应的逻辑都变得毫无意义。

火焰细胞的阴谋出现了，突入了，攻击了，并向那些从正常和定型生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选择行动领域和城市游击队的人展示了自己的” 存在方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但有一个非正式和存在的特殊性的基础。

’ 当对秩序的攻击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甚至在开始时-当我们知道它相当不易察觉时-我们就知道，很快就没有什么会像以前那样，无论要发生什么。这是一种缓慢开始、加快节奏、超越不归路的力量，不可避免地使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爆炸-如此坚固和受保护，但已经容易倒下，被冲突和混乱所拆毁。(《火之细胞的阴谋》，《太阳依然升起》)

必须写一个后记，以便每个人对在革命和团结的背景下做出选择意味着什么做出评价。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说，我对我所写的东西直接负责，我承担我的责任，以便任何个人可以不同意或不同意，发展它的内容并使之成为自己的内容。

这篇文章谈到了” 火之细胞的阴谋”，因为在他们的选择、攻击和公报中，他们设定了理解” 游击队” 的新方式。但我想记住数以百计的非正式团体和单个人，他们破坏了资产阶级思想的’ 确定性’ 和社会安抚的’ 确定性’！

1980 年，马可因破坏电塔和变压器被判刑 10 年，一次是针对 NOK 公司（在瑞士经营核电站），一次是针对其经销商 Sarelli 公司。判决是非常严厉的：10 年。马可很清楚，这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电力行业作为更广泛的破坏系统的一部分所实施的生态灭绝，这构成了他自己斗争的目标。1981 年 12 月，马可与其他 5 名囚犯从雷根斯多夫监狱越狱，躲藏了 10 年。1991 年 11 月，在托斯卡纳的马萨镇进行例行的身份检查后，他再次被捕。在一名宪兵（意大利准军事警察）看到马可有枪而惊慌失措之后发生了枪击事件；马可和一名宪兵受伤。这一次，马可因伤害卡比尼埃而被判处 12 年徒刑，并因再次袭击拉斯佩齐亚和阿奇奥罗之间的电力线而被判处 12 年徒刑，这些电力线运输的是法国核电站生产的能源。在这 12 年中，他有 11 年是在意大利度过的，等待被引渡到瑞士。2002 年 5 月，马可受到了一次示众审判，旨在从政治上破坏更广泛的反对生态灭绝的斗争，并惩罚马可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的违抗。在公然无视国家自己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马可被指控于 1989 年在布鲁西奥谋杀了一名完全不同的海关警察，并被判处 17 年徒刑。通过这次判决，原子领主和他们的同伙与马可” 算账” -包括之前的 10 年和 11 年的刑期-总共 39 年的监禁。比无期徒刑还要长。2007 年 5 月，刑期被减至最多 8 年，计划于 2018 年 5 月释放。他目前正在接受’ Ardire 行动’ 的调查。

Zerman Elias

我的逮捕。

2011 年 9 月 22 日，智利圣地亚哥，14:00 时。帕克-阿尔马格罗，我在一次示威中，向一辆试图用催泪瓦斯驱散活动分子的警车投掷了一枚自制燃烧弹后被捕。扔完汽油弹后，我注意到一些便衣警察（人群中的渗透者）混在活动分子中间，他们的脸被遮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把我背包里的任何可能的证据（3 枚自制燃烧弹和 2 升汽油）扔掉，当时我去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扔掉衣服，换了衣服。这时，两名便衣警察强行抓住我，在一名突然出现的士兵的陪同下，把我带到一辆警车上；同月 23 日，我被带到法庭，法庭决定将我还押 60 天，因为我被认为是一个公共危险，同时被指控-运输和使用燃烧武器-财产损失-扰乱公共秩序，由于舆论和政府对

法官的压力，这些指控被延长了（或我认为）。政府的目的是把所有的活动家都关在监狱里，所以对人民来说，我们代表了”模范性的惩罚”，这是智利政府对所有现有活动家完全懦弱的专制例子。

资产阶级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猎巫行动不过是对其试图掩盖的现实的无奈之举，对各种人物和等级制度的不满和蔑视越来越多。你可以在每条街道上闻到恐惧的味道，你可以在资产阶级报刊上闻到和看到它，政府害怕我们的斗争，那些在我们看到这种强加的”秩序”瓦解之前永远不会休息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摆脱压迫性的专制者的魔掌。

生活在地牢里

“公司”，是唯一可以描述被称为”圣地亚哥1号”的肮脏监狱的词，从这几个月的角度来看，我发现自己被关在里面，把它看作是一个肮脏的生意，从个人的自由中获利，其主要受益者是建造庄园的经销商，他们为被告收钱，投诉人的税收总额为每个囚犯赚取额外的钱，以及从国家舆论中受益的人。在”罪犯和无用的野蛮人”被伟大和适当的政府惩罚的节目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忽视腐败的资产阶级新闻界，他们支持国家的立场，并在塑造公众舆论时发挥根本作用，这有利于国家政府的批准民意调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即将到来的重新选举的投票（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节目，是电视的蒙太奇，一个无用的政府和媒体的奇观使自己可用于腐败和臭味）。有许多广告政党的广告点。

”严厉打击罪犯””罪犯，聚会结束了””停止监狱的旋转门”……以及更多。

其他不亚于”公司”的描述这个监狱的词汇有：”滥用权力”、”腐败”、”例行公事”、”持续殴打”、”心理虐待”、”过度拥挤”、”残酷”和”非人道的惩罚”。这些都是可能反映圣地亚哥第一监狱数千名囚犯”生活”（如果你可以称之为生活的话）的非人道现实的众多术语之一。

在这个监狱里，日常事务被看作是狱卒可能对任何反叛、个性或力量的姿态进行的残酷殴打。

与他们的存在相一致，没有任何专制的计划，被囚禁的”火之细胞阴谋”成员发行了小册子《太阳依旧升起》。

”我们喜欢我们所做的，因为它包含了我们的全部精髓，所以’阴谋’不仅是我们所有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火之细胞的阴谋的第二阶段开始了。知识的工具被付诸行动，这些工具拒绝垂直结构的组织，转向自由选择，在行动和可能”落入”敌人手中时承担自己的责任。

非正式性停留在那里，通过理论基础发展自己，没有强加或正式设置。

反对任何民主实例的破坏性和推动力也出现在”火之细胞”阴谋的第二阶段。

因此，任何团体或个人，在阴谋的第一阶段之后，都可以使用这个名字，从而阻止任何权威性的种子的假设。

工具由每个人处置，没有任何形式的专业性或道德独裁：任何细胞或个人都可以利用”火之细胞的阴谋”所释放的”激情”，吸收其革命”经验”并进行攻击

所有形式的攻击都可以用石头或炸药来表达，在事件中流传开来！

对我们来说，革命的主体是将自己从当前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对现状提出质疑，并参与到对自由的犯罪探索中的人。（《火之细胞的阴谋》，摘自《太阳依旧升起》）

把自己从”保持”某种东西的痴迷中解放出来，活在当下，追求和进行一种”攻击”而不是蹒跚的轨迹，在被消耗和由空洞的存在构成的生活面前，所有这些都给”火细胞阴谋”进行的破坏性攻击以有效价值。

S.G. Necaev

这些”边界”在压抑的情况下出现，在那里，现实沉浸在一种与正常情况完全相反的轨迹的空洞记忆中。激进主义减弱了，你觉得你是你的”小空间”的主人，你用正式的”栅栏”来保护它，以便继续你的社会生活。你的由经验构成的”生活”被消灭了，只剩下思想的统一性，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些条件下，一切都变成了”正当理由”。适应历史时期要求的需要慢慢地出来了，对这种’正当性’不再有清晰的想法。

当我们选择激烈的激进主义的轨迹时，我们就确定了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如果你对我说’你是个先锋派’，因为我选择了行动，拒绝在欲望的惰性中慢慢死去，你就没有说什么。

那些在破坏性行为中表达自由意志的人自己决定，而当他们”跌倒”时，他们会昂首挺胸地向前走！”。

’我们不是以革命为职责的入伍军人。我们是满意的战士，我们把反叛和生活之间的联系视为行动的要求。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正确的路线’可供遵循。

(《太阳依旧升起》中的”火细胞的阴谋”)

与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围绕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东西）相对立而出现的另一个方面是，不仅通过”沉默”（这应该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的 DNA 的一部分），而且通过拒绝被存档或拍照来拒绝支持权威。

从被俘虏的、现在在敌人手中的成员的信件中出现的力量，是在岩浆中迸发出来的难以描述的感觉：阴谋组织的成员拒绝为他们的个性后退一毫米，这不是正式的拒绝。

再一次无意屈服于对强加的规则的尊重，把自己的拒绝和不幸的”堕落”变成受害的材料，这只会帮助统治者在服从的关系中确立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这种做法是为了向监狱里的囚犯引入一种”纪律”，这种纪律不过是由警棍和脚踢组成的”教学”，让你的服从”重新成为可能”并”重新融入”社会……真是纯粹的狗屎。该死的狱卒旨在拥有支配你生活的权力，成为你意志和欲望的主人，在政府机构的支持下，在狱卒混蛋们的殴打下，监狱里的人臣服了，他们低着头，认为被这些混蛋之一践踏是”正常”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不断的反抗立场使我与狱卒发生了冲突，而狱卒看到我在为自己抵御这种恶名，仍然目瞪口呆。这是数百个例子中的一个；一个囚犯曾经告诉我，在被六名警官殴打后，他被带到一个”惩罚牢房”，他说这是一个大约 4x4 米的牢房，地板潮湿，没有座位或桌子，地板上有一个床垫（显然是湿的），墙上满是粪便，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臭味，有一个小塑料盆供囚犯满足基本需求。在那个肮脏的地方，他被赤身裸体，浑身湿透，被打得满身是血；进入牢房后，再次被打，眼睛被喷辣椒水，然后被抛弃在那个肮脏的地方，大约 2 天，没有食物和水。

尽管处于人的状态，但力量是充沛的，信念每秒都在增长，与所有权威斗争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想打破奴役我们的监狱，监狱是我们共同的东西之一，所以我们将为我们的自由而战，直到最后一口气。

虽然我的身体被囚禁，但我的思想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它永远不会改变！

Zerman Elias Vallej

Thomas Meyer Falk

声援 CCF 的所有同志

亲爱的朋友们和那边的同志们，我想向所有被监禁的 C.C.F. 的同志们致以最美好、最热烈和最深切的团结问候。

像以前一样，监狱仍然是许多梦想的地方；当局试图把它变成一个地狱，在许多国家仍然存在我们应该称之为”地狱”的监狱，

但国家的仆人永远不会打破我们的梦想。现在轮到我们为梦想成真而奋斗，把它们变成现实。C.C.F. 是许多国家的同志和运动的灵感来源，即使他们在狱外或在狱中。我完全同意 C.C.F. 的战略，即” 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必须站起来，进行反击。没有时间去等待什么。

攥紧拳头敬礼! 在斗争中…

托马斯-迈耶-福尔克

注：托马斯-迈耶-福尔克是一个长期的无政府主义囚犯，因在德国抢劫银行而被扣为人质，该银行旨在资助激进的左翼项目。

布劳利奥-阿图罗-杜兰-冈萨雷斯

技术、教条、依赖性被注入弱者的头脑。在” 不要打破” 的警告下，既定秩序巩固了可塑的地位，与哦，如此珍贵的” 社会和平” ….. 用死亡和监禁的威胁破坏了叛乱，在充满所谓的重返社会的下水道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在” 幸福” 的边缘。

你好，我叫布劳利奥-阿图罗-杜兰-冈萨雷斯，是被指控在墨西哥瓜纳华托州莱昂市破坏一家银行机构（特别是被指控用火烧毁提款机）的素食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囚犯。

2010年9月24日，我在外出购买食物时被两名部级警察拦截。我被拘留的时间正好是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因为有关行动发生在2009年。经过一年的调查，CIE（特别调查办公室）显然要求对我发出逮捕令，但由于所谓的证据不足而被拒绝，为此他们向地方法官提出上诉，最终被接受。

在我被捕后，我被迫承认了无数的行为，我拒绝了，只留下了破坏银行的行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现在我发现自己在莱昂-瓜纳华托的社会再融合中心。他们已经判处我三年十个月零十五天的监禁，接受社区工作的好处，并能够获得我的” 自由”，如果我为达到几十万比索的损失支付赔偿的话，这不会被支付，因为众所周知

这个概念造成了倒退，因为它统一了所有的生活，并以一种穿透性的方式将任何” 个人” 固定下来，这个个人通过内化他的经验以一种批判的方式成长。

权威就像腐蚀性的酸，’ 溶解’ 了所有的团结，让每个人都站在’ 强加的知识’ 一边。

增加强加给自己的人和被强加的人之间差距的基本因素是被支配的个人拒绝” 个人责任” 。

如果你因为想安静地睡觉而不承担自己的责任，你就会回到无菌防御的视野中。思考的主体成为沉默的主体。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行动，并将自己的想法同化为那些有更多经验、活力、性格的人（但根据某种等级制度），从而用适合自己的规则确定自己的行为路线。

相反，” 火细胞” 的阴谋决定了他们自己，推翻了专业化和领导的作用，因为” 权力属于人，世界属于人，我属于人”。（马克思-施蒂尔纳）

对没有自由意志火花的强迫关系所构成的宇宙的肆意行动，是一个” 梦游者” 的人类的价值必须被摧毁的基础。

当务之急是不要向那些相信统治秩序的人屈服，推倒普通道德的壁垒，这些壁垒将” 被剥削者” 视为思考的主体，将他的价值观改变为否定的价值观，然后，在大众统治社会中，他接受并执行强加的戒律，仿佛它们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你不激化你所处的矛盾，你就会创造出令人窒息的常态。

然后这影响了你的选择，慢慢地但不可避免地退化为对你的社会空间的无菌防御，而一旦有压制的迹象，你就会加强这种防御。

主导的规范性深入到大部分人的选择和立场中。精神和物质的边界被创造出来，它再现了统治者在现实中作为官方文化所强加和限定的东西。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虚无调和的地狱，在那里，拒绝承认自己的人宁愿自焚”。

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现实时，我们必须应对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的主要障碍。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由障碍物拉倒或妥协接受。

在没有任何”社会容器”阻止的情况下，”火之细胞”的阴谋打破并破坏了反动的平静的存在。

他们在各地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也是这样做的，展示”道路”，但不教任何东西，因为他们”不想要任何东西”……。

这样，一种新形式的反社会和虚无主义的游击队就会爆发出来，它不接受被官方无政府主义的迂腐的大学教授和为好战而好战的狂热者列入假革命情绪的定型中。这种游击队决定了它在革命领域的推动性破坏，并破坏了任何社会概念。

非正式性将其”存在”转化为虚无主义的攻击，拒绝所有健全周围世界的普遍价值，它推翻了为法律辩护的大众定型的逻辑。

”法律是社会的精神。如果社会有一个意愿，这就是法律：社会的存在只是由于法律的存在”。

Max Stirner

在这一点上，面对的敌人也有同样的表象：无论是有权逮捕你的警察，还是想举报你的民主公民（因为他有这样的权利），他们给了游击队一个打击敌人的”权利”，否认任何必要条件或阶级归属。

当宪法秩序的法庭攻击并毫不退缩地带走时，”火之细胞”的阴谋成员实验他们的行动和整体，他们的”我想”，并推翻了权威的概念。

知，我们只是想把钱烧掉（用一位伟大的同志的话说），所以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我们能够离开这个地方。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再次等待宣判，因为在我上诉后，我的审判被重新启动（据说是由于我的辩护有问题），他们又把所有事情都推给我，所以此刻我没有被宣判。希望事情会有好的结果，我可以继续战斗。我坚信，直接行动现在和将来都是极其超然的东西。我们现在很清楚，维持企业的主要因素是金钱，通过自我延续和自我繁殖创造一个消费社会，反过来创造一个统治帝国，这将使我们最终依赖他们。

他们让我们相信，没有他们，生活就不能是生活。他们简单地操纵我们，说除非我们获得他们不必要的技术，否则生活会更加困难，几乎所有的时间我们都相信这是事实，我们没有能力质疑或拒绝它。

直接行动将一点一点地结束他们的等级制度，并因此耗尽他们的支持（虽然看起来不是这样，但会这样），所以破坏是我们自己自治方法的一部分。

许多人谈论”自由”和革命，另一些人则仅仅从改革主义的立场上提到直接行动，这完全是不协调的，因为直接行动就是它所说的那样。

其他人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质疑他们是否真正准备好去冒这个险。有极少数人真正准备好了，打破了自己的被动，决定把话语变成行动，抛开通常来自身体的恐惧，匿名行动，破坏他们的专制文明。但总有一些东西仍然存在-后果。后果并不容易，它们是艰难的、苦涩的和痛苦的；后果是死亡或该死的监狱……监狱是冰冷的，它摧毁了你的记忆和感情，或者它把你变成一个不敏感的机器人。

监狱拉开了你的距离，笼罩着你，把垃圾一点一点地放进你的脑子里；监狱把你从那些亲近的人身边带走，伤害了他们；监狱让你依赖很多东西，有时连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事实是，在这些地方有很多你无法想象的东西。没有人说过这会很容易，但尽管如此，

你还是为改变它而奋斗，你冒着一无所有的风险，尽管知道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人说我们会成为和以前一样的人，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打破了自己的成见，目前我们不得不忍受它。我知道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知道事情会改变。这是我心中非常强烈的东西，当这一天到来时，事情就会改变，为每一个欺骗、每一个不安、每一滴眼泪收集那些把我作为人质的混蛋的时刻就会到来……记住，没有正义，有的是复仇，所以这一页就会翻过去。

同志们，处于和我同样处境的你们，不要动摇，日复一日地奋斗，不要让他们夺走你心中的自由，因为也许我们被囚禁在身体里，但他们不能囚禁我们的思想（尽管有时他们似乎可以），要有力量！不要让他们把你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不要让他们把你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爱，按你的愿望去做，但要爱！

我总是这样说。”我宁愿相信我为之奋斗而死，也不愿死于药物过量；我宁愿相信我能改变世界而死，也不愿相信一切都很好；我宁愿死在街垒上，也不愿死在像我现在的肮脏的监狱里—有尊严的死亡是革命者的死亡。”

给所有在斗争中被挟持的同志以力量，鼓起勇气，不要让这种精神和斗争动摇！……你想分享的所有诗歌和伟大的文本都可以提供给这位简单的同志。

同志们的力量很大，斗争每夜都在增长……。

给予政治犯自由！健康。

布劳利奥-阿图罗-杜兰-冈萨雷斯。
莱昂社会重建中心，瓜纳华托州。
莱昂-库拉马罗公路 7.5 公里处
León Guanajuato, México
C.p. 36700

卢卡-”比利”-贝纳斯科尼

拒绝一切妥协并攻击合法社会的选择的强度，及其代码和价值观，其制服和警察，使我们与我们的敌人发生冲突，拒绝强加的文明共处规则。

这与那些想要我们适应现行法律，并且总是将自己仅置于被动防御地位的安抚事例完全决裂。

收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每天面对的现实有着深刻的意义：它是对攻击形式的实验，通过完全消灭权威，使个人从我们内心的道德中解放出来，这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由”肉和骨头”组成的。为了摧毁这种权威，人们必须’放弃’对我们觉得属于我们的东西的任何遵守。放弃”打破了一堵由社会接受、纪律、对友谊和生命的神圣尊重、对拒绝物质和辩证的冲突组成的墙，它为拒绝权威和它的所有信徒创造了基础！

火之细胞的阴谋以其否定主流价值观的革命结果，以其行动以及公报，带来了一种理解行动方法的新方式，不再基于阶级之间的差异，而是基于对”阶级”的反对。

到达目的地的行动和公报给反抗中的世界带来了’推动性的破坏’，每一次它们都会翻转静止，造成对反应的恐惧，在永恒的运动中，思想的反应，在领先放弃革命的方面！”。

’我们从来没有在正统的社会斗争所标示的界限内行事，这些社会斗争只讲阶级斗争和经济分析的语言，显然忽略了权威代表的个人责任。我们既与执掌鞭子的手为敌，也与被动接受鞭子的背影为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论日常生活中的革命，扭转妥协和个人的独特性’。(CCF)

它破坏了”火细胞阴谋”的成员给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以力量的方式，而不屈从于民主法律的假设和对那些生来贫穷、想在生活中保持”贫穷”的人的尊重，在一个由肤浅和顺从构成的持续轨迹中：统一的大众外观正在像泥海一样前进，准备在其粘稠的漩涡中扫除所有不”抵抗”它的人。

阿尔伯特-卡拉科写道。

” 革命是生存的斗争”

Panagiotis Argirou, 火之细胞阴谋的成员
从火花到火焰的轨迹…

从社会安抚的黑暗中, 一种新的推动力正在出现, 它摧毁和消灭一切—不管其他任何事情: 正常的日常生活正在被打破和推翻, 就像前进中的黑暗, 拒绝稳定的确信的” 人造” 灯光所引起的瞌睡。

抛弃一个无足轻重的世界和由人工机制调节的不可移动的现实生活。

在不断重复的机械性姿态中, 不存在对尊重人类生活的荣誉规则的默许, 这些机械性姿态在本质上是人工制品, 并在挫折的迷雾中停止了他们的” 存在方式”。

理论应用于实践, 实践应用于理论, 既不被” 集体反对” 所阻止, 它决定了为了不失去” 生活的确定性” 而强加的沉默, 也不被妥协所阻止。

当一个人的手和思想在自由良知和自由意志的令人气愤的裂缝中一致摇晃时, 这意味着从我们的意识内部迸发了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转化为改变人所呼吸的现实的现实需要, 在破坏性的火焰中, 为了破坏迄今为止一直在统治的秩序—切断一切联系。

火之细胞阴谋的” 不断攻击” 的经验—它远离” 资产阶级法律” 的世界—没有任何确定性, 消灭了所有” 允许” 公民生活在幽闭的正常状态下的东西。

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正常和不正常的概念上, 听起来是那些对自己和周围的事物提出要求的人的生活方式, 他们对意味着” 没有生活” 的生活进行了尖锐和反对性的拒绝。

集中精力进行必要的破坏, 需要付出比自己的期望更大的努力。期望决定了永久的不动状态, 减少了一个人的反抗欲望, 仅仅是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代表。

” 我们想给’ 有害’ 一词的解释远远超出了经有机体同意而进行干预的能力。我们的眼前是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损害。但是, 在这个对我们来说困难和痛苦的情况下, 我们想展示的是作为权力束缚的特征的方法。技术和它的处理, 对生命的破坏, 对遗产的干预, 科学工业的研究, 是几千年来的统治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的结果。部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尽管健康问题伴随着技术文明的基本价值, 它从成千上万的人类个体和非人类个体的时间和生命中获取营养。它根据文明的需要, 在一个等级分类的阶梯上将生物筛分为种族、物种和标准类别。在一个全球危机的网络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系统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而求助于技术, 这是基本的。在” 花费” 了地球, 把它变成人类精英贪婪欲望的资源避难所之后, 在挖掘它、消灭它和毒害它之后, 现在它继续奔向科学, 主要是凭借对现有统治关系的保护, 到了提供牺牲的地步—甚至研究使生命在生物学上成为可能的深刻的深度。反对损害的斗争不能与繁殖它们并使它们成为必要的社会网络分开。这意味着要对经济上的屈辱和技术上的科学演变进行根本性的批判, 而不是停留在技术的有限问题上。从产品的生产作为一种损害的生产开始, 到生产(假的)需求, 在人类不断增加的商业化中, 到系统本身, 在那里绝对的损害控制着这种生产, 对容忍的限度进行编程并配置它们的感知和接受”

节选自” 反对一切不利因素的合作宣言”, 载于” 纳米技术—统治的哲学之石”, Il Silvestre 2011。

2010年4月15日下午, 我与 Silvia Guerini 和 Constantino Ragusa 一起被捕, 因为警察在我们身上发现了少量的爆炸物、易燃物和用于破坏欧洲纳米技术研究中心(仍在建设中)的公报, 这是跨国公司 IBM 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之间的合作。经过 15 个月的调查和联邦检察官方面的” 聪明发现”, 2011年7月23日, 法院对我们进行了审判, 我们分别被判处 3 年 4 个月和 3 年 8 个月, 而在意大利, 都灵检察官的审讯调查还在调查其他一些事件。在调查和审判期间, 我们拒绝参与可预测的通常角色的游戏: 有罪的角色, 寻找减刑、借口和接受他们的罪行, 或者无辜的角色, 对指控感到绝望, 要求法官的正义有所谓的意义, 并在合法性内抗议。在

其表达中，” 正义是编造的！” 没有那些否认所有角色的人的角色，也没有一个有能力的权威，它蔑视所有其他的权威。

合法性，这个可恶的神，工业主义宗教的保护者，是一种权威的出现。它是钉在眼睛上的光的纽带，以保持所有那些把接受现有事物的状态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把辞职作为自己的第一次审判的人的模糊的视线。通过合法性，权威吸收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和对深刻变革的爆发。它取消了每一个可能的和潜在的革命或激进的载体，以使用” 权利” 或” 必须” 的形式来取代它。一个不会威胁到权威的让步或义务。

为了提醒这一点，它每天都在讨论地球上的” 重大问题”，如世界上的贫困问题，并组织运动反对我们西方社会的这些” 附带损失”，据称它为这些损失” 战斗”（尽管考虑到它提供的无可争议的利润保护了它们而不是在现实中与它们战斗）。因此，在经济谗妄中，工业及其合作者的剥削和财产的限制被忠实地遵循，政府及其同伙当局的掠夺和消灭被合法化，在整个赤道的北方和南方都是如此。其他时候，当局” 庆祝” 对过去斗争的记忆，例如女权主义者的斗争，今天的妇女在教堂的唱诗班的帮助下，拥有了充分的权利。同时，父权制和男权主义都没有退步，相反，它们在社会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提供微笑、乳房和心脏来鼓励交易。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说在西方国家的动物们，他们从那么多的外国” 非法移民” 那里得到了更多的” 照顾”，法律是无稽之谈，试图确认法律的公正。但实际上，动物生存的可能性始终与它们被转化为马戏团或动物园的对象、公园里的冒险或作为副产品的食物联系在一起。斗争，通过合法性，系统压迫它们，吸收它们，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支持。

权力首先意味着在别人面前对自己的特权感到傲慢，有一种天真的想法是，那些据称高于特权的人，他们在这些特权上建立了自己的全部存在，他们自发地放弃了这些特权，因为他们被” 美丽” 的抗议所覆盖，变成了模子和较差的社会习俗。我们的眼前不断出现这种情况。谁拥有特权，谁就会竭力维护它，从让我们相信它已经神秘地抛弃了现实开始。这就是民主的作用：它制造幻觉，以保

着欧洲各国，包括欧洲刑警组织、N.A.T.O 和企业的交叉工作，我们也必须做好更多的准备，以寻找躲在任何边界后面的敌人，尽管有文化、语言或民族差异。

希腊正处于革命的边缘，而在保加利亚，成群结队的法西斯分子却在焚烧罗姆人的房屋而不受影响，这怎么可能呢？

许多年前，我就不再问” 保加利亚的保加利亚同志在哪里？” 这个问题。现在我问” 保加利亚的希腊同志在哪里？” 国家边界这样的东西怎么会成为一个声称对边界没有价值的运动的分离者？

我们在东欧的同志们人数众多。在保加利亚，没有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只有那些敢于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 自由派” 的空话。据我所知，我是索非亚监狱中唯一的反法西斯分子，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忘记我们是他们的敌人；保加利亚监狱中缺乏反法西斯分子，这反映了缺乏抵抗。

虽然我与” 火之细胞的阴谋”（C.C.F）或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I）没有联系，但我认识到他们是有效的少数人的一部分。当” 自由主义者” 试图与不可谈判的人谈判时，像 C.C.F 和 F.A.I 这样的组织是唯一能吓到那些丰满的政治家的人。C.C.F 和 F.A.I 是许多人的愿望的具体表现，他们太害怕了，无法实现这些愿望。明显的演变是黑色国际，据此，关押我们战俘的国家将知道，我们不会像监狱档案中的数字那样被遗忘。由于我们付出了生命，国家对他们的罪行的责任不应该比对我们的责任小。

C.C.F. 万岁，直到世界停止转动。

笼子里的愤怒

Jock Palfreeman

Federico Buono

亲爱的同志们。

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向 CCF 的成员做出我的一点贡献，表示声援。

Federico Buono

矿工在 Eureka Stokade。我们与这些跨越历史以及国家或文化界限的人的共同点是，我们都宣布”够了”，尽管有可能死亡或被俘，我们都首先遵循我们的良知。

我们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敌人，因为我们拒绝在他们的屈服下生活而不反抗。虽然我们在”监狱”里，但我们一直都是，就像外面的同志仍然是。摄像机记录着我们的生活，警察的袭击和谋杀，审查和洗脑。监狱墙内的国家和墙外的国家唯一的区别是数量。资本主义国家对外部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对我们内部人犯下的罪行。而监狱围墙内的国家所犯的罪行，你可以肯定是针对外人的。唯一的区别是同一压迫的质量。

具体来说，我是对那些从未被监禁过的同志们说的。你们在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经历的每一次攻击或陷害，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你所经历的每一次殴打，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你每一次感到饥饿，我们每天都在经历饥饿。你经历过的每一个寒夜，我们在冬天的每一个夜晚都会经历。我们在监狱内外有着完全相同的问题，但国家利用监狱中的分离来集中其暴政。在监狱里，它被净化和集中。

当我们与外面的同志们分享同样的暴政时，我们也有同样的希望和梦想。我记得每一次对我的案件的声援行动。每一次对资本主义的打击，我的心都会高兴地跳起来。当我想到”火狱阴谋”的同志们表现出如此非凡的团结精神时，我的心里感到一种内疚的痛苦，因为同志们因为他们的团结行为而被如此严厉地判刑。然而，我的心立刻欢欣鼓舞，因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知道他们在做这些事之前就知道其行为的后果。他们是全心全意、有意识地决定以唯一有意义的方式来声援这么多战俘。

相对来说，我想强调一下我在监狱里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我。虽然泛欧的声援已经表现出来（包括直接行动），但在保加利亚国内仍然完全没有声援或直接行动。在最值得期待的地方，没有一丝声响的声援。我的建议或想法是，将抵抗从它丰富的地方输出到它缺乏的地方。我经常读到关于在问题所在的不同国家开展的声援行动。但是保加利亚似乎是欧洲抵抗地图上的一个完全的黑洞。随

证没有任何变化。通过政治家-支持者的游戏来保证，他们都是一样的，在他们投票的那一刻，他们在选票上打了叉，所有改变的意图都回到了合法的状态。在这个神奇的小词中，他们的粉丝之间可以把围绕我们的所有厌恶，并把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和元素，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源，变成工作，良好和正确。

我们知道民主所产生的幻觉的程度：它把那些搬进”欢迎中心”的外国人驱逐出”和平行动”期间进行的爆炸圈。它分担了破坏，城市化和土地开发的成果，导致了”自然破坏”，以监视的名义，在街区巡逻，在紧急状态下的军事化，把它们命名为”安全措施”，扭曲了这个词的词义，而这个词本应通过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表示。不需要这样的马戏团……然而，当他们向人民输入他们正在欺骗我们的怀疑时，在所有这些灯光、广告、浮夸的民主庆祝活动背后，只有疯狂的空虚，因为我们的内心和人际关系被掠夺，我们最终生活在（非）土地上的空虚，商品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为经济服务……即使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种反应也是另一个动机，让他们再一次在自己手中投降，支配者在自己的”权利”中，总是在寻找新的环境。在商品-垃圾的生产和消费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人性化的大都市，更多的经济发展，……欺骗是没有止境的。

今天，所有幻想之母是技术-科学的发展。如果对这种”进步”和”发展”的灌输的信任几乎是极权主义的，那么极权主义就是它在我们身上建立的恶化。这种恶化是通过”选择的自由”实现的，但是当选择不是被提议的，并且是独立于条件的时候，就会变成边缘化和孤立。动态是通过确定的技术工具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整个”自由”社会中移动的动态。在自发的顺应性达不到的地方，它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来创造虚假的需求、幻想和消除每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所以除了谴责你可以做出一个自主和重要的选择，所以更好和更正确的事实，什么都不会留下。

在技术-科学演变的背后，无非是现代”先驱者”和未来社会的”远见者”的近乎浪漫的梦想（甚至更好的是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在寻找荣耀、事业和文明的自负版本）。在实践中，它是一个程序，这些人努力为改造现在服务，这涉及到所有人和每个人，没有

排斥性。这不仅是对当前存在的”改善”，而且是对其特征的深刻改变，创造新的东西，即将被转化为其他东西。从这种变化中，作为对幻想主义制造商的饥饿感的激励，只有一些科幻的场景出现在我们的耳边。在生产的第一阶段，纳米和生物技术、神经科学和信息技术等研究领域的进展并不为我们所知。可能连他们自己的启发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推动的事情。但这当然是他们推动我们的方向，这意味着对目前的虚假生活的进一步绝望和对他们自己的伤害。他们也许打算实现他们今天治理的承诺：也许他们限制了二氧化碳的水平，从实验室和屠宰场拯救了一些特定的动物；他们允许我们介入并在社交网络的权威讨论中采取行动，但这个系统的基础永远不会被改变：少数人剥削一切的特权和所有其他。

这就是为什么更多的是，谁不想给系统的机制泼油，而是想阻止它们，谁的灵魂里有愤怒，因为每次他们环顾四周，看到无数形式的剥削、压迫和侮辱，并且不想遏制这种愤怒，谁的责任就是不要让他们精神通过和平抗议和强者允许的限制而软化。它不能遵守社会和所有那些所谓的思想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一种良性主导的虚伪，他们在平静的生活基础上不承认暴力和暴力。富裕的暴力被他们称为”繁荣”，那些生产它、消费它并通过城市的习惯捍卫它的力量的人。愤怒不能使它的特点是要求简单地分一杯羹，这些是我们生活的基本成分，被异化和被动的，基于对人民、海洋和这个地球的土地的掠夺。这个世界的”保护者”谴责我们，迫害我们，这一事实必须被解释为他们损失的印记。

最后，我向你们，希腊的同志们致以问候和大量的力量，超越分割我们的墙壁和栅栏，超越分隔我们的山脉和海洋，超越区分我们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不能通过分类而失效）。超越我们之间的课程、战略和不同的斗争道路，但它们爬上了同样的山头，显示了同样的高峰，攻击目前这种损害的原因，摧毁统治的每一方面，彻底解放。

团结是一种比压迫更锋利的武器。问候和声援所有被我们称为同志的战争人质。

比利（Luca Bernasconi

来自一个社会和平的监狱，2011年12月

注：比利在2012年8月19日被释放。

Jock Palfreeman

对所有我们称之为同志的战俘。

我叫乔克-帕弗里曼，在20年的刑期中，我已经服刑近4年，因为我为2名罗姆人辩护，对抗15名民族主义者的攻击。我被指控谋杀了一个人，并企图谋杀另一个人。我的案件在<http://freejock.com>有进一步的记录，我不想在这里浪费文字。

近四年来，我一直被正式绑架在索非亚中央监狱-保加利亚国家。我的案件的真实情况被国家赞助的媒体向保加利亚公众进行了审查。我一直很坚强，并期待着接下来的16年，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战俘（P.O.W）并不像”自由主义者”在自我辩解时说的那样是不公正的受害者。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机关的自愿的敌人。监狱永远不应该被美化，因为囚犯知道监狱没有任何光荣之处。我们是被切断的，是聋子、哑巴和盲人。但这是国家对成功的一种承认。抗议被资本主义国家神圣化了，因为国家知道所有的抗议都有参数，在这些参数内，人民的要求被取消了。我可以很傲慢地推测，许多被监禁的同志采取直接行动的手段，是在浪费了几年时间，在无休止的游行中大喊大叫，让小资产阶级的店主们感到好笑之后才这样做的。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段浪费的时间的唯一好处是，我们现在明白，它是浪费的。

抗议者没有被监禁，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精英的现状不构成威胁。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会被关进监狱？”。正是因为我们确实对现状构成了威胁。监禁是国家承认，我们挑战了控制我们生活的理论合法性。由于这种认识，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带着微笑醒来。虽然我们的敌人仍然坐在压迫的宝座上，但这个宝座已经被撼动了。

作为战友，我们应该从那些在我们之前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汲取更多力量。从希腊学生在入侵大学时面对国家的枪炮，到澳大利亚